

御



金東山文集卷之六

江都金門詔東山氏撰

門人子姪同校

詔

廷試博學宏詞詔

休養足民詔

疏

整飭士習疏

策

三禮策

論

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論

誠則無不敬論

武王非非聖人論

序

八大家文集序

歷代名儒傳序

二酉山房藏書序

重修族譜序

經雅集序

琅函閣詩集序

題周策銘太史鳴玉溪集

李存齋中翰花隱軒詩序

宿草吟序

西林夫子壽序

宗姪宗浩社倉條陳議序



金東山文集卷之六

江都金門詔東山氏撰

門人子姪全校

詔

廷試博學宏詞詔

漢詔求賢仿四門之闢也厥典尚矣粵稽有夏顛俊有殷  
旁招亦越文武以宅俊敬事上帝在廷者無非常德吉士  
猗歟休哉亦何盛也嗣是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茂才孝廉  
明經進士科名各殊求賢之心一也唯博學宏詞一科唐  
別爲甲乙如獨孤授試吏部置乙科于邵覆之置甲科人  
咨其公蓋不可以不慎也若夫宏詞拔萃肇于宋初紹興



中仍改博學宏詞由來舊已我朝求賢賓興而外仕途  
廣闢其博學宏詞科得人尤盛垂六十年未復舉行方今  
內而卿相外而督撫守令交相薦舉徵聘輦下朕將憑軒  
親試果有董賈醇儒班揚績學各抒懷抱獻其蓋誠毋負  
朕望誨吉埃焉

休養足民詔朝考選館作

詔

○一○起○便○確○無○一○字○泛○下○  
曰我國家承平垂百年屢世深仁厚澤其所涵濡而噢咻  
之者靡不備至凡我中外之民以休以息相生相養無不  
家給而人足休哉文武成康之後未易睹此也朕以冲年  
纘承大統一夫不獲朕竊閔之恫瘝乃身朕甚念之今內  
外大小臣工皆與我共治此民已不憚諄詳詰誡至再至  
三顧凡百有官尚其為我一一周巡而咨度之問有黃髮  
台背期頤耄耋之人果皆饌異膳食異糧而甘臠滫瀡之  
具無缺於盤匱乎問有齟齬弱齡以及裸抱攜持之子孰  
乳哺之孰撫字之果皆鞠育而無遺乎問有鰥寡孤獨惇



惇無告之衆果皆無嗟星留無憂瓶罄而啼飢號寒之無  
聞乎問有望衡對宇比屋而居者雞犬桑麻果皆無恙乎  
門無追呼之擾夜吠之驚乎監門之圖可不繪乎新絲新  
穀之詩可無作乎餘三餘九吹豳擊蜡之風猶有存焉者  
乎則試問其境而廩庾困窮如茨如梁者幾何邦問其野  
而出作入息耕鑿自如讓路讓畔而民不爭者幾何鄉問  
其國而仁義相先禮教相尚者幾何里問其俗而父慈子  
孝兄愛弟敬夫倡婦隨而雍容親遜者幾何家問其庭而  
躋堂稱觥獻裘而為裳者幾何人衢歌巷祝而順帝則於  
不知者幾何人朕御極以來勤勤咨訪日昃不遑凡此休  
養生息之心期與我父老子弟共體斯意以優游於化日  
舒長之中者未嘗一刻忘也其果家喻而戶曉之與爾百  
官其咸聽朕言以揚朕之休命欽哉毋忽

通篇規仿管子問又問以離騷天問語參之體裁雖得  
之周秦問人而精神則直追三代以上氣象亦非近儒  
能道



奏疏

謹

奏為整飭士習以崇實學事竊以士習之端不在士之有以自正其趨而在上之有以導之使往稽之往古漢舉賢良而晁錯董仲舒公孫弘王吉貢禹朱雲魏相蓋寬饒黃霸之徒興矣舉孝廉而路溫舒龔勝鮑宣趙廣漢張敞王尊蕭望之薛宣之徒興矣重經術而申培轅固韓生毛生高堂生歐陽夏侯劉向桓榮鄭康成之徒興矣唐重儒學而孔穎達顏師古馬嘉運歐陽詢敬播劉伯莊尹知章張齊賢元行冲之徒興矣宋重博學而鄭少微蕭誠鄭昉陶翰



揚縮之徒興矣。宋重理學而周程張邵游楊羅李胡蔡朱子之徒亦興矣。又其甚者舉孝而子皆廬墓舉廉而兄弟讓產矣。他若唐之尚詩賦元之尚詞曲應之速者皆捷若桴鼓蓋上之所貴衆皆效之上之所好衆爭趨之况導之以務實而崇學而士之稍知自樹者有不應之如響者乎我

皇上如意人才求賢愛士之誠至爲剴切而登用之途又且甚廣士之經明行修及懷才績學者已靡不蒸蒸蔚蔚各思分職效功以圖仰答

聖恩各展所學矣而至欲整飭士習以崇實學臣愚以爲實學

二字名爲一事實則兩途蓋名者實之對稱而學者仕之根本今爲士計必如董子所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而示以程朱諸子鄉校貢舉之議鹿洞鵞湖之規以務實也復課以胡瑗經義治事二齋之業限以程端禮分年讀書之程使熟於經史子集之書以務學也俾以正心誠意者涵養其性情以格物窮理者開導其聰明然後講明夫上下數千年治忽安危之機與夫保邦寧民之道以崇實而敦學也庶幾士皆有用之士矣我

皇上惟慎銓衡嚴其鑑別覈其實之等差試其學之淺深用一人而能當其實則羣皆務實矣舉一才而能盡其所學則

皇上

惟慎銓衡嚴其鑑別覈其實之等差試其學之淺深用一

人而能當其實則羣皆務實矣舉一才而能盡其所學則



金東山文集 卷之六  
人皆嚮學矣。人無傲幸之志。士有激勵之心。則士不必整。而自整。不必飭。而自飭。若良楛未盡。別朱紫。或雜陳。使不務實者。亦以浮華見收。不務學者。或以奔競見錄。則士且中心惶惑。莫知所據。雖日進於庭。而飭之。而欲整其習。不可得也。故臣以為其權不在士之自正。其趨而在上之有以導之。使往也。臣謹

奏

其權在上。不在士。議論最剴切。而上下千古。以立言胸中。眼中。總耐不過。浮華奔競。一輩人。衡士者。可永以為鑑矣。

三禮策會墨

三禮之興。自漢始。初秦燬既熾。禮經無存。漢叔孫通為綿蕞之禮。高祖大悅。乃知禮之可貴。及以太牢祀孔子。即欲考求典禮。以時方草創。未暇也。惟魯高堂生傳古禮十七篇。言禮者宗之。洎文帝設博士之官。召集儒生。訪求七十子遺書。令其撰次。得王制一篇。至武帝崇儒重學。表彰六經。其時所謂儀禮。周禮。禮記之名。皆未有也。河間獻王得孔子壁間所藏書。而儀禮禮記與焉。又得女子李氏所獻周官五篇。闕冬官。以考工記補之。而周禮出焉。獻王並獻而藏之秘府。以巫蠱事未及頒行。及劉向校書。禮與記皆



列于敘錄而奏上之禮。即儀禮記。即禮記也。劉歆承父業。乃奏周官。即周禮也。此三禮始興之大概也。儀禮者。班固藝文志曰。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又曰。古經出魯淹中。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皆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淹中里名。即孔子藏書處也。古經者。皆科斗字。謂古文也。經十七篇者。即高堂生所傳。謂今文也。隋經籍志云。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蓋十七篇。即高堂生所傳。今儀禮也多三十九篇。即儀禮之逸者也。稱之為經。又別之為古經。則儀禮之為經也。其由來舊矣。周禮作於周公。以劉向未經敘錄。獨

自歆始。於是儒者之議論紛起矣。故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林孝存以為瀆亂不經之說。歐陽氏疑其設官太多。陳澔疑其與周官不合。蘇頌濱有三不可信之評。胡五峰有無一官完善之說。况一壞於王莽。再壞於蘇綽。三壞於安石。經三大壞。而周禮之所存無幾矣。雖然。文中子稱為王道之極。唐太宗嘆為真聖作者。即朱子亦以周禮是周公遺典。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焉。殆未可輕議也。真西山之言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其信然矣。禮記自漢志稱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又明堂陰陽等篇。並曲臺后倉等篇。凡二百



四篇。隋志稱二百十四篇。多寡互異。戴德刪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其從兄子戴聖。又刪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鄭元受業於融。為之註。故今戴記共四十九篇。及宋程子以學庸二篇別為講說。至朱子列於四書。刊於臨漳。今止四十七篇。大戴一書。學士家多有藏本。即如踐阼一篇。所載丹書敬勝之語。及武王諸箴銘。皆有精義。而不得與小戴並行。亦書之。有幸有不幸也。此三禮源流之大槩也。又按自漢以來。三禮皆頒學官。或立或廢。或稱大經。或稱中經。或專通。或兼通。或帖十通。五皆無一定之制。唐太宗

命孔穎達等作五經正義。三禮為五經之一。亦不專取戴記。及宋王安石廢儀禮。金元選舉。猶兼用禮記。周禮。明洪武初始專用禮記。遂永為定制。其所以專用禮記者。誠以禮記撰於七十子之徒。編於漢儒。授受源流。皆有考據。而儀禮。周禮二者。或信或疑。鮮有定論。惟儀禮經傳通解一書。以儀禮置前。而以禮記附後。最有條理。使考禮者有所折衷。然旁及諸經史書。所載以附於本經之下。卷帙浩繁。難以習讀。故亦不能與四經頒之學官。用以取士。惟專用戴記。使學者得有所依據。歸於畫一。非以朱子所考訂者。亦不足據也。此三禮取士之大概也。今



執事諄諄下詢所稱儀禮十七篇爲未完之書者謹按儀禮十七篇外尚有三十九篇謂之逸禮劉歆傳云歆欲立逸禮於學官諸博士不肯置對歆乃移書讓之謂逸禮三十九得於孔壁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此有識者所惜閔儒林傳贊又云平帝時立逸禮博士故朱子稱班固作漢書時其書尚在而後之補之者其可信耶至所存十七篇則皆由士禮而推之天子夫禮不始於朝廷而專以士禮爲重故先儒以爲未完之書者所以尊朝廷也所稱周禮冬官未盡亡者謹按漢藝文志載周官六篇顏師古注云即今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河間獻王傳云王修

學好古所得書皆先秦舊書周官尚書之屬隋經籍志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闕冬官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是漢書所稱原未嘗言冬官之闕而師古注則以爲亡其冬官充以考工記亦未言補於何人觀於隋志其爲獻王所補無疑而後儒又以爲劉歆所補不知周禮顯於歆而非補於歆也宋俞廷椿以司空篇雜出於五官乃作復古編王次點作訂義真西山爲序趙汝騰亦云冬官未嘗亡錯見五官中元邱葵作補亡取五官所羨者歸冬官得五十有四可稱完書不肯使周禮有闕不肯以考工續成而考工一篇與五官體例



有殊文辭亦別其不足以補冬官也明甚故先儒以冬官未嘗亡者所以尊聖經也所稱戴記詞無詮次事涉晚近非先王之制者謹按禮經一書由朝廟以達里巷凡一切吉凶軍賓嘉之禮俱宜類分派別井然有敘今不獨全經無次並各篇中朝野混淆吉凶參錯習讀則文義不貫考覈則條緒無端此所謂語無詮次也至謂事涉晚近者蓋指月令明堂位樂記等篇而言以月令載於呂覽非出於七十子所為不知呂不韋特翟陽一狡賈耳無事不行其盜竊之姦故月令之書亦盜之且呂覽一書所盜者甚衆不止月令也人或以明堂位樂記皆增於馬融不知融之

所增特二戴之所刪皆后倉所傳二百四篇之內者非融自為之也故先儒既以語無詮次又以事涉晚近者皆恐其亂經亦所以重經學也觀於先儒諸說其辨析甚嚴不厭諄詳原屬致知窮理之要而學者少有所見輒自喜縱其辨難自漢儒以來紛紛聚訟此亦世儒之通弊也故或以儀禮為本者即以周禮為末以儀禮為經者即以禮記為義疏以周禮為綱者即以儀禮禮記為條目以周禮為羣經源本者即以羣經為周禮支派分門別牖伐異黨同如亂絲之棼而不可復理非一日也今且專以禮記取士則周禮儀禮不又皆度閣不觀耶不獨此也又或以戴記



仍有可刪以大戴仍當並行此皆儒者好為高論亦習氣  
然耳以生愚見論之凡古聖之經皆有可信凡諸賢之論  
皆有可採特以頒之學官則惟禮記一書本末精粗已無  
不該而學者於儀禮周禮二書皆宜窮究斯為完備凡尊  
一經而攻他經者必未嘗深入其中潛心玩味或易肆譏  
彈耳若讀一書必求得一書之用讀一篇必求得一篇之  
用方求遍讀羣書之不暇而暇與羣儒喙喙爭鳴耶朱子  
經傳通解一書前已略言之矣至吳澂於各經皆有纂言  
皆可自成一書而禮記一書止存其三十六篇分為通禮  
喪禮祭禮通論又於通論分五類名為禮記纂言又取大  
小戴記補儀禮為逸經八篇而以冠昏諸義為儀禮傳十  
篇亦足以備稽考而準之於經殊失其故皆不足與四經  
並稱如欲與朱子衡量短長則生有所不敢且不必也至  
所稱詩書易象春秋同條共貫旨哉言乎此非窮其微得  
其間者不能有見於此此張子所謂六經須循環理會之  
說大抵經雖各別其理皆同即如禮之首篇有云無不敬  
儼若思即此二語可該全經并可通之諸經然此猶治心  
治身之要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則所謂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理盡之矣推此而言皆可會而通之豈能一  
一指數與抑生更有說焉嘗自十來歲讀經至戴記既卒



業即欲各從其類。自為一書。又竊觀唐書所載。有魏徵類禮二十卷。元宗時。又令元行冲更次頒行。今皆不可復見。而吳澂之書。又刪削任意。且私自撰目。尤為非經。遂取其原經。仍其大綱。遵其篇目。就其參錯互雜者。條分縷析。使各歸部就。班不刪一字。不增一名。惟去其重複者數條。名為禮記從類。不敢以示人。惟藏之於家。至陳澧集說尚多。滲漏當博採漢唐宋元諸儒解說。擇其精要。刪其繁冗。彙為集註。頒示學官。以為士子程式。至周禮儀禮。則別為纂輯。各成一書。我

皇上聰明天。宜右文重學。不敢以自秘。倘蒙

執事以其言可採。願藉手以為

當字獻

縷析貫穿。疏通證明。足該曲臺數萬言。知其潛心三禮者深矣。攬撫古今元元本本。非作者所難。須觀其逐層皆行。以議論其斷制之精密。由識解之高超也。經學史才可見一斑。



論會墨

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聖人之有仁跟○上○陰○陽○來○猶天之有陰陽也仁不能離義義不能離

仁跟○上○生○成○來○猶天之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也故必仁義兼而後可以

生成天下旨哉如周子順化篇於聖人在上而進之曰以

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其道誠無踰於此也而或者疑之

以為聖人之道當不止此二者即如周子通書誠幾德篇

其言德者有云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是

仁義之外尚有禮智信三者乃周子於此不言五者而獨

言二者何居解之者曰言德則有五者言道則仁義二者

解

對○下○文○道○豈○遠○乎○哉○說○





而已曰是又不然周子言道篇又有之曰聖人之道仁義  
中正而已矣則是二者之外有中有正夫中即禮也正即  
智也仁以育萬物而禮亦可以齊萬物義以正萬民而智  
亦可以察萬民乃周子不言四者而獨言仁義者又何居  
解之者曰言聖人之道則有四者言聖人在上之道則仁  
義二者而已曰是又不然不唯通書而已即周子太極篇  
亦有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所  
謂立人極者正聖人在上之道也乃周子於此不言中正  
而獨言仁義者又何居曰此數說者皆非也不知周子之  
意而妄為之辭亦徒見其惑耳夫周子之言以聖人之仁

○字○正○字○精○義

義即天之有陰陽也由陰陽二氣而剖為四象即聖人之

仁義中正也又分而為五行即聖人之仁義禮智信也約

而言之則天地曰陰陽聖人曰仁義而已仁而曰育即天

地春夏之氣也陽也義而曰正即天地秋冬之氣也陰也

獨是言仁而曰育萬物則萬民亦在其中此不待辨而知

者也言義而曰正萬民則萬物似不與焉物可以包民民

不可以兼物也故以物言之則天地一物也以民言之則

非民者即不可謂民今將舉艸木鳥獸蟲魚鱗介之屬而

皆謂之民則大不可是所謂義正者唯民而萬物誠不得

而與焉矣雖然由斯以談則義將不得以正萬物乎是又



不然吾觀周官三百六十其仁育民者多而義正民者少  
其仁育物者少而義正物者多不唯射鳥氏羅氏小子羊  
人等官而已即如天官地官春官之屬似皆仁育之司矣  
而宰夫庖人角人羽人雞人之類其所以裁制萬物之法  
不遺纖悉使羽毛骨角之屬皆各得其用此不謂之義正  
而謂之仁育可乎是則所謂仁育萬物義正萬民者特對  
舉之互文耳如必泥其辭而不能通其義則亦惑之甚者  
矣然則仁育義正二者有輕重乎曰仁義有輕重是天有  
畸陽畸陰矣不可也曰仁義無輕重然則仁與義將並加  
之一人用之一時則既加之仁恩復加之義威既用其慈

五難

是○真○讀○書○人○語○是○真○解○人○語

五解

惠復用其嚴毅然後無輕重之別乎曰聖人之治天下其  
心惟知有仁而已其濟之以義非得已也如天之春夏陽  
也秋冬陰也而春夏之精明則陽之陽也其陰雨則陽之  
陰也秋冬之霜雪陰之陰也而秋陽冬日則陰之陽也大  
抵天地之氣貴陽而賤陰萬物之情喜陽而惡陰日月光  
華四時皆宜即秋陽冬日雖日日有之不以為多陰兩霜  
雪特其偶耳若連陰積兩霜雪彌月則萬物不能支是天  
之道必以陽勝陰而聖人之道必以仁勝義且所謂義者  
非盡嚴威之謂也今夫人存之內止一不忍人之心而措  
之外則為不忍人之政由是而千變萬化經綸皆出其中

六○解

作○者○真○精○神○在○此○一○段

通○篇○主○腦○在○此○一○句

又○申○一○解



夫不忍之心仁也。而變化經綸即義也。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主之以仁。輔之以義。非仁不生。非義不成。明乎此而仁義之道始可並行而不悖矣。要之仁育義正之道。即陽生陰成之道也。聖人在上一天而已矣。

六難而七解前就全部太極通書作翻後復開拓言之無非六經諸子之菁華場屋論體從未得此名篇

誠則無不敬論 朝考選館作

誠者何敬之體也。敬者何誠之用也。曷言誠為體。周子曰。

誠者聖人之本。故謂之體。曷言敬為用。洪範曰。敬用五事。

故謂之用。曷言誠為敬之體。程子曰。入道莫如敬。又曰。誠

然後能敬。是入道者有誠之體。而後能得敬之用。故曰。誠

為敬之體。曷言敬為誠之用。程子曰。聖人修己以敬。以安

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夫篤恭者恭敬之本。於至誠者也。恭

敬本於至誠。而即可以安百姓。平天下。故曰。敬為誠之用。

然則舍誠無體乎。曰。體不同而誠為體。則同。天有天之體。

人有人之體。物有物之體。各有一體。即各有一誠。是誠之



合而為一者分之則有天有人有物而錯綜而變化之則有百千萬億而不可窮而其實則共此一誠而已矣然則舍敬無用乎曰體則同而用不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孝弟曰忠信皆用也敬之不可稱為仁義禮智孝弟忠信猶仁義禮智孝弟忠信之不可稱為敬也惟用有各殊故其稱亦異當其用仁義禮智孝弟忠信則敬為仁義禮智孝弟忠信之用當其用敬則仁義禮智孝弟忠信為敬之用而其實皆為誠之用而已矣是故言敬而先之以誠兼詞也以下俱公穀化境重以字法在敬而兼言誠也視之則敬徐而察之則誠蓋主乎敬而溯其所由來則誠心治也以字法心治者以身之敬知

之誠也言誠而繫之以無不敬統詞也以字法重在誠而統言敬也視之則誠察之則敬徐而察之則無不敬蓋主乎誠而推其所由往則敬意治也意治者以意之誠知心之敬也重在敬而兼言誠者是因敬以求誠下學之方也以字法重在誠而統言敬者是即誠以推敬一貫之義也無不云者其辭堅辭之堅者必之也決之也則之云者其機速機之速者感之通運之神也知此乃可以知聖人故通書有之曰聖誠而已矣

脫盡時谿運以古意借公穀之毫端抒濂洛之實理世儒罕有其匹



論學首其四

風盡其德與以古意於公...

始而曰矣

...

...

...

...

...

...

武王非非聖人論 十六歲作

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予曰武王非非聖人也聖人者應

乎天而順乎人者也天下有道天生聖人以治天下天下

無道天生聖人以安天下所以聖人之生當其治則治之

當其亂則安之于是天下後世莫不曰其聖人也以其應

乎天而順乎人也故堯舜之治天下也以揖讓湯武之

安天下也以征誅其迹雖殊要其所以應乎天而順乎人

則一也皆聖人也當紂之暴虐天怒于上民怨于下武王

不得已而會之孟津意曰王其改諸乎乃諸侯不期而會

者八百國皆曰紂可伐武王曰不可又遲之二年暴虐滋



甚于是武王伐紂天下諸侯以武王為天子是時天意始  
定而民得以安嗚呼觀于武王之末受命武王誠不得已  
也誠應乎天而順乎人之聖人也乃蘇子則曰孔子蓋罪  
武王顧自以為周人也故不敢夫使孔子罪武王則尤宜  
罪微箕自微子挹器歸周武王始敢伐商而箕子復以洪  
範陳是微子導之于前箕子附之于後武王而非聖人則  
歸武王者必非仁人况讎仇乎孔子曰殷有三仁微箕與  
焉夫孔子不敢罪武王獨不敢罪微箕乎孔子不罪微箕  
則其不罪武王也明矣彼蘇子之說何居雖然蘇子豈真  
不滿于武王哉蘇子有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際何其愛民

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又曰取之  
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夫列之于堯舜之班加之以  
仁義之號則其罪武王非罪武王也罪後之學武王者也  
武王不世出紂亦不恒有彼牧野之事雖曰應乎天而順  
乎人然而弑君之迹終不能辭使人人皆曰武王聖人也  
則天下後世不皆可借武王為口實而假誅獨夫之名以  
弑其君亦何難自居于聖人則武王不且開天下後世以  
弑君之釁耶蘇子慮之深矣故作為此論使後之讀者庶  
可曉然曰武王何人也紂何人也以德若此以暴若彼猶  
不免貽訊于士大夫則其君少有不為紂者彼必不敢效



武王矣。其身少有不若武王者，彼必不敢伐紂矣。千古君臣之分，殆于蘇子數言定之矣。故論者謂三代以後，得天下者在昔，惟漢在今，惟我本朝萬世無遺議焉。始皇滅周而高祖誅之，李賊滅明而

章皇帝討之

其名為至正，其心為至公。外此皆出于弑，或有顯弑其君者，或有陽為讓而寔則篡者，苟非蘇子之論，則彼皆可自居于武王，得以有辭于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亦何從而辨之乎？甚矣蘇子之為功于天下後世者，為非淺也。後之君子讀武王論者，往往以其深非武王遇之，而不知彼為天下後世計，故有所甚不得已，其心寔未嘗不

諒武王。即使其與武王相遇于九原之下，武王亦可以諒蘇子。吾願讀其論者，其亦原蘇子之心，以諒武王之心可也。

此予十六歲戊辰春，從家大人客唐村潘氏月下作也。時予讀東坡非武王論，歎曰：信哉！使武王非有利天下之心，則伐紂之後，何不迎微子而立之？微子不可，則迎箕子而立之。箕子又不可，則商之子孫其麗不億，或擇一中主而輔相之，亦安在其不可中興也？如此則可以告無罪于君父，顧計不出此，而曰不利天下，吾不信也。遂援筆而書其後。家大人見而怒曰：小兒持論安



得如此苛也。論古人行事。當於不是處求。是奈何。于是處求。不是。予乃惶然愧悔。挑燈為此。大人顧而喜曰。是可與言文矣。謹識之于篇。使天下後世。知先大人天性忠厚若此。不肖敢不敬遵云。

八大家文集序

郡試  
首作

文所以載道也。初予垂髫時。讀八家之文。輒嘆曰。道在是。道在是矣。及稍長。上自周秦。兩漢以迄于閩閩瀛洛。子史百家之書。反覆讀之。然後知向之所謂八家文者。其于道有未盡也。今夫八家之中。言道者必自昌黎始。觀其綜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統。而起秦漢以來八代之衰。儻所謂其功不在孟子下者。然孟子言性善。而昌黎分性為三品。孟子距楊墨。而昌黎比墨于孔子。且其言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嗚呼。是遵何道哉。夫父子天性也。仁義廉恥者。君子由之。而不可斯須。



去者也。而墨子曰：雖有慈父，不愛無功之子。又曰：貧則見廉，富則見義。此固害道之甚者也。且其悲染絲者，三辨論尚同，敘儀法，往往自託于有道之言，而其實淫辭而已。邪說而已。昌黎豈未之深辨，而顧與孟子之論相刺謬也。是遵何道哉？由斯以譚昌黎之于道，未盡也。若夫荀孟之不可並猶之孔墨也，史遷以荀孟合傳，儒者猶且非之。而廬陵氏往往並稱之，何也？其答吳充也，則曰：荀孟可至而不可至也。其上王樞密也，則曰：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也。其論藝文志也，則曰：孟軻荀卿始專脩孔氏以折異端者也。而及觀其作唐書，則又曰：韓愈自比于孟軻，而以荀況

揚雄為未醇，可謂篤道君子矣。夫知愈之以荀況為未醇，而謂之篤道而已，則以荀孟並稱之，豈已之于道有未篤耶？吾觀荀卿一書勸學，則取于假言性，則取于忍欲富貴，則取于學論聖人，則取于神固。其他紕戾者，吾亦不能以勝指也。而廬陵氏顧與孟子並稱之，由斯以譚廬陵之于道，未盡也。且夫自漢以來，明先王之道者，董子耳。而南豐之言曰：獨揚雄氏而已。為此說者，昌黎也。而南豐之學，遂獨宗之。夫雄以其法言像論語，而以予觀之，駕說之論，孰與繁露之觀德鑄人之辭，孰與繁露之奉本修身矯思之訓，孰與繁露之闡實性而立元神，耕道獵德之辨，孰與繁



露之法仁義而通國身即其太元一書其不逮董子也遠甚矣方州部家之名以視循天之道孰精也冲周磻閑之卦以視辨天之容孰密也晝測夜測之術以視陽尊陰卑之義孰正也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之象以視相生相勝五行逆順之文孰詳也而顧以爲明先王之道者獨揚雄氏也由斯以譚南豐之于道未盡也至若蘇氏之言六經皆出于一偏之論而其大悖于道者如老泉之刺周公東坡之非武王穎濱之解老子尤不可以爲訓然老泉之言微文刺譏而已至東坡之非武王也則曰武王非聖人也予讀東坡武王非聖人論十有餘歲矣乃擲筆而起曰嗟乎武王安可非哉遂作非非聖人論反覆數千言東坡有知幾亦不能以自解也若夫老氏之學絕仁棄義非性也知雄守雌非中也欲取姑與非誠也和光同塵非理也至于不仁天地芻狗萬物固無忌憚之甚者矣而又從而解之何哉夫以三蘇之學何不并其心力以專攻于易傳詩傳禮書春秋傳四書說之內而究其精微以上接孔孟之統而顧使後之窮經者謂其父子兄弟皆讓能于閩閩濂洛之徒亦足悲夫由斯以譚則三蘇之于道未盡也若夫韓之外之有柳也歐之外之有王也其不足與言道也又明矣乃二子者皆自謂本之六經參之子史旁通交推以爲



之文而試其所得。柳止于辨鬼谷之誣。王止于序周禮之義耳。今夫鬼谷之書。觀陰陽以爲押闔。恃反應以驗往來。借抵巇以見遠近。用飛箝以別是非。皆一本于權謀法術之說。即使出之鬼谷之手。如是止耳。其真與僞亦烏足辨哉。不務其遠者大者。而區區之是察。宜其失身于叔文而不之悟也。若夫周禮周公經世之書也。而臨川以爲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乃觀其行事上之不能如天官六典八法九職九賦之制。下之又不能如地官散利薄征。緩刑弛力之條。而徒創一青苗之法。以煩擾天下。吾不知所爲。制而用之者。何法。推而行之者。又何人也。由斯

以譚則柳州臨川之于道未盡也。予故知向之所謂八家文者。其于道皆未盡也。雖然是烏知八家之文亦皆所以載道哉。今夫道也者。舉凡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日星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山崖川谷之所以流峙。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所以經綸。艸木鳥獸昆蟲蛇龍魚鼈之所以蕃育者。皆是物也。人見之而不能知。知之而不能言。言之而不能盡。而此八家者。有所覩焉。則書之有所聞焉。則書之有所思焉。則書之有所慕悅焉。則書之有所懽欣。愉樂焉。則書之有所感慨悲憤焉。則書之無不得其性。而類其情。肖其形。而極其狀。發其理。而窮其微。大言之而



無外小言之而無內精言之而可以析微芒粗言之而可以搖山嶽而倒河海嗚呼道至矣盡矣信乎如八家者乃可以為載道之文矣吾亦安得而盡訾議之哉涇陽太史

劉公承

簡命

出守廣陵聽政之暇日與士之有道而文者課文論詩說書談道一時文人宗之既而出八家文集屬予為之序因不揣固陋以平日之所見于八家者序而書之不知其于道有合乎否也竊以今之為文者果能衷于道以為文則以昌黎之精深柳州之雅健廬陵之紆餘臨川之雄剛南豐之溫醇三蘇之汪洋渾浩浸淫貫通于八家之理而自成其為一家之文吾知其必為載道之文也八家不足九可也

專重文以載道為主先歷指八家之文于道有未盡已令八家頰首後忽一掉轉八家之文皆所以載道又令人人悅心不獨抑揚開闔之法極其變幻要其見道既真故橫豎說來祇覺淋漓痛快其於道非小補也讀八家文序等於崔灝題詩矣



歷代名儒傳序

儒行一篇。載之家語。見于戴記。孔子之論儒詳矣。豈有加焉。班固之言曰。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秦漢之交。儒行幾泯滅矣。高祖幸魯。以太牢祀孔子。文景之世。藏書漸出。孝武表章六經。招徠文學。宣成繼軌。明章嗣興。于是儒術大盛。田何丁完。施讐孟喜。梁邱賀之徒。儒而易。伏勝孔安國。大小夏侯。歐陽生之徒。儒而書。申培。轅固。韓嬰。毛亨。毛萇之徒。儒而詩。高堂生。后蒼。戴德。戴聖之徒。儒而禮。董仲舒。胡毋生。嚴彭祖。顏安樂。瑕丘。江公之徒。儒而春秋。降及後漢。沿至隋唐。莫不有名儒代出。至宋世道



學興而儒林遂次之。然非儒林不能入道學之域。非道學不能要儒林之歸。其實一而已。今朱蔡兩先生輯為歷代名儒傳。河間獻王。王也。而儒之。董仲舒。王相也。而儒之。夏侯勝。太子太傅也。而儒之。韓伯。領軍將軍也。而儒之。周程張邵。朱子。皆道學也。而儒之。至若前史所載之儒林。儒學者。或少有疵瑕。即不得與于名儒之列。似有得于孔子儒行之說。而別擇之。故其所稱為名儒者。醇乎醇。而其所以論名儒者。嚴乎嚴者也。則名儒者。固非循吏所能至。而亦豈在名臣下哉。是為序。

### 二酉山房藏書序

二酉山房者。予所建藏書之室也。初予弟蓮。西以康熙乙酉。舉孝廉。予之舉也。亦以丁酉。故名其藏書之山房曰二酉。夫二酉者。兩山名。在辰漢之間。有大酉小酉。二山山有石穴。藏書千卷。世人鮮有窺者。予兄弟少嗜書。每欲探二酉之秘。盡掘而觀之。乃不獲窺秘書於二酉之穴。猶幸側賢書於二酉之科。豈天以此二酉酬予兄弟之願乎。曰非也。予兄弟。二酉之興天之所以償吾祖若父耳。昔王師下江南。圍揚州。空城逃竄。吾祖跪守雙親柩。不忍去。吾父方九齡。隨侍吾祖側。不忍離。於是父子幾死刃下者。



數矣卒以神人護免時順治乙酉也其時論者僉以至孝格天必膺厚福迺祖若父俱以諸生老幾謂天道無知矣直越六十年甲子一週再逢乙酉吾祖若父於是歲崇祀鄉賢子弟蓮西亦以是科舉孝廉則前後兩乙酉如響應聲亦何天道之顯赫若斯也又閱一紀而予復以丁酉售北闈丙辰授館職荷

覃恩祖若父皆贈太史今予退歸林下整理藏書叙而錄之命以二酉之名使世世子孫知予兄弟之所以嗜書好學者皆以祖若父兩世純孝德澤深厚所致天特假之詩書錫以二酉以揚前烈豈偶然者哉後之人勿以山房為賞花玩月觴酒遊戲之場勿以藏書為飽鼠喂鼯蛀蠹潛蟠之藪勿以老人七十年來辛勤購鬻日積月累以得之者視為覆瓿易瓿之具而或不加珍惜之寶貴之也其有繼二酉而興者是所望於後之孝子賢孫也夫



重脩族譜序

予家自先稅侯日磾公以休屠國王太子入事漢武帝身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目不忤視帝异之拜駙馬都尉光祿大夫帝以休屠王作金人為祭天主因賜姓金氏時莽何羅作亂公手擒而誅之由是著忠孝節與霍光同受顧命輔昭帝封稅侯及薨賜葬茂陵謚曰敬侯子賞公襲封稅侯日磾公同懷弟倫公拜黃門郎倫公子安上賜爵關內侯以平霍氏功封都成侯昆弟子孫同襲侯封世名忠孝一門內侍七葉貂蟬望於京兆世族罕比傳至九世祖珍公舉茂才歷洛陽令司馬長史遂家南陽由京兆遷南



陽自珍公始也十世彥貴公歷南陽太守十二世君闕公  
 歷鉅鹿太守自司馬公以來凡一百五十餘年五世同居  
 世稱義門金氏有司奏旌其門曰尚義十四世尚公歷充  
 州刺史十五世瑋公歷郎中又傳至十七世道震公晉咸  
 寧中建康別駕遂家建康由南陽遷建康自道震公始也  
 十八世昭明公咸和中為兵部郎蘓峻內亂公領部兵會  
 陶侃誅峻有功擢征西將軍益州刺史二十五世端緒公  
 歷水部郎又傳至二十六世簡公唐貞觀中蘓州別駕遂  
 家蘓州由建康遷蘓州自簡公始也至二十九世崙公開  
 元中主桐廬簿有惠政民請留居子孫世居之名金家埠

由蘓州遷桐廬自崙公始也三十四世文浩公以武材為  
 內侍從康成訓擊龐勛有功擢洪州刺史三十五世武顯  
 公懿宗時仕淮南都統司護軍乾符己亥破黃巢屢捷轉  
 兵馬使生博道公兄弟三人伯曰明道仲曰載道公其季  
 也巢亂未靖公奉母趙太夫人避地新安卜宅休寧之珊  
 溪土人所稱杉坑是己自桐廬遷休寧則自博道公始也  
 博道公為日磾公三十六世孫實為休寧一世祖自京兆  
 至休寧凡五遷而休寧子孫之蕃衍聚族之綿長衣冠人  
 物之偉麗則為尤盛自日磾公至門詔之身凡六十六世  
 自博道公至門詔之身凡三十一世由門詔而後族中孫



曾輩又已得四世歷稽世系毫髮不爽既又由珊溪遷梅結自竦公始由梅結遷金溪則自松青公始松青公卜築金溪以其地形勢壯濶山川佳麗可以蕃育子孫故家焉盖由博道公來居新安嗣是支分派別散處休寧者其居不一金溪尤大而摠以博道公為休寧始祖凡為博道公子孫者皆吾族嫡派也門詔高祖九疇公少篤學有大志游覽四方艤舟邗上每至董子祠旁歐公堂畔又或登眺文選樓中咸徘徊久之歎曰是真衣冠文物之鄉詩書禮樂之藪矣雖挾鹽筴不問生業惟研究詩書博通經史偶試江都輒壓其曹補江都博士弟子旋貢成均與四方名

賢如董文敏輩以文字相結納遂肇迹江都其後不忘首邱歸老家鄉先是袍公於金溪之東築有東山別墅構精舍于其上曰東山書屋其地有八景題曰東山八景一時名人酬詠纍成卷軸九疇公讀父書服先疇以終老焉留第三子貴貢公於江都即吾曾祖也貴貢公生吾祖玉節公補江都廩膳窮經好古講明正學遠近學者宗之方鼎革時屠城城中無得免公跪守父母柩前七晝夜屢被掠幾死刃下有偉丈夫如金人狀提刀呵護給以小旗揭之門首舉室無恙人皆異之玉節公生吾父竒選公叔父彥選公並補江都增廣皆以美髯工文筆時人比之二蘓父



子兄弟並以忠義孝友崇祀鄉賢配享聖廟玉節公復崇祀勅建忠義祠門詔荷先人餘蔭丙辰成進士入翰林吾祖若父皆荷

**覃**

恩贈太史迴念先世遺澤自日碑公忠孝相傳迄吾祖若父復以忠義孝友揚于朝廷顯于聖宮門詔不肖不能追紹前休康熙乙酉予弟蓮西登賢書始得歸里奉吾祖若父崇祀宗祠丁酉予叨北闈鄉薦復歸覲宗祠奉吾叔父及弟主入祠於是展省屢代祖塋皆歷歷親掃凡祠墓里居田園主僕之屬皆千年如舊獨休寧始祖博道公暨金溪始祖松青公兩塋幾鄰湮沒乃與族祖鍾眉公堂叔毓

丹公并率族衆同為清理得以復其舊址拓其規模族衆咸懽至上世邱隴自茂陵杜陵以下未得親為覲省而譜系則皆班班可考伏念吾家族譜之作肇自唐刺史文浩公嘗紀族胄自稅侯以來甚為詳悉遞傳至宋進士朋說公受教于朱子之門攷証尤精洎黔江令若洙公遵守世本錄示後人至明世屢加重脩惟弁公始付剗剔嘉靖至今已二百年當時給領者止一百部今族中藏守現存者不數部及今不脩則舊譜將不可復見子孫縱有賢者文獻無徵其孰從而繼之此念蓄之曾中者已四十餘年丙辰館選後以手錄二帙求序於大學士西林桐城兩座師



嗣因往來宦途未遑付梓今幸解組歸田得以閉戶丹鉛  
從容商訂并以親督開雕始于乾隆乙丑之四月成于明  
年丙寅之十二月凡舊譜所未載者皆堂叔毓丹公續之  
於前其賢孫廷棟增之於後其祖孫皆少長家鄉凡居族  
中與播遷在外者皆能留心搜輯積日累月以成此橐門  
詔取而詳加參攷刊刻斯編以示後之子孫有能纂成柱  
下者視家乘如國乘俾吾祖功宗德常照耀人寰而金氏  
族譜殆可竊附于孔孟世家之後以為千百世之忠義孝  
友者勸不獨為一鄉一邑之光也是所望於孝子慈孫也  
夫

經雅集序

國家制科之設非欲士之自束於帖括而已蓋將使之通  
其經術體明而後用可達也古者經無專家游夏之徒皆  
身通六藝迨自漢儒迭興於是易有四家書有三家詩亦  
有四家三傳三禮各有專師由茲分門別戶皆人占一經  
以自名其家唯劉向楊雄司馬遷班固之徒則於六經兼  
通其旨故其文彌顯光武之世始立五經博士之官明章  
繼軌尤重經術石渠稱制虎觀談經史氏所謂洋洋濟濟  
盛於永平者也順帝時復有明經之試洎隋迄唐明經之  
科尤稱極盛故慕廬先生之言曰今之進士即唐之明經



也予考唐制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穀梁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或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小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試明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文理粗通者為及第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者為乙第故其時士大夫皆知講明經術淹貫六藝浸浸乎蓋其盛也沿及永隆之代劉思立以為明經多抄義條進士唯誦舊策皆無實才乃請明經試帖進士試雜文二篇迨寶應之朝楊綰復云自進士加雜文明經填帖於是為進士者皆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而止嗚呼士之抄陳襲舊溺於帖括而不通經術者蓋不自今日始也當時唯韓退之柳子厚輩為能本之六經參之子史故其文足以雄視百代自荆公制為八股由明通今尤重經藝然有明三百年中其文出入經傳卓然可傳者自王錢歸胡而下不過數十人我朝自國初諸老一洗啓禎偽子之陋根柢六經如劉熊唐尹諸先生亦徃徃克自振拔自策論更定後忽爭尚聲調柔軟之態靡曼已極於是尋章摘句之士皆復溺於帖括之中無論他經槩



度不觀甚至本經亦多芟截雖名為專習一經而校其經藝皆轉相沿習萬口雷同况乎四子之篇苟知熟復於大全語類之書便為傑出之士欲求其貫串六經摘辭爾雅者真如景星慶雲之覩殆不數數覩也戊辰以還風氣日上至近科來皆知崇尚經術通經博古之儒炳炳麟麟日相望而起鄉會闡墨或未盡滌舊習至歲科兩試月書季考之文非根柢經傳者輒不足入司衡之目蓋自有八股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然而搯觚之家不乏枵腹之子以彼妍醜莫辨肆意丹青忽見此稟經酌雅之構反或嗤為偽體由斯以談勢必驅天下才智之士不盡溺於帖括之中

不止也余竊不自揆嘗與學徒論所以作考卷之法詳為評次共得千篇要皆取其根柢六籍出入經傳不唯空踈悠謬之筆槩屏不錄即以黃老莊列之虛無談天雕龍之悖怪皆蔓說卮辭均無當于大道又雖或驅經役傳而穿鑿則類漢之傳會迂濶則近宋之腐談語欠推敲辭非研鍊經而不雅要亦偷經之賊耳以此施之楮墨適足為通經者之所點笑已惟是既稟之經復酌之雅發揮妙緒士推風雅之宗馳驟雄才人來淹雅之賞辭非駁雜斯醇雅可欽致擅安詳復閒雅足式或雋雅則如二王清言或秀雅則如三河年少此誠藝苑之潭輿文壇之極軌矣於是



名其集曰經雅蓋取諸劉彥蘇宗經之訓曰稟經以製式  
酌雅以富言亦期與世之君子相與窮究六經共還大雅  
云爾時已丑夏五評隲既竣用付開雕乃於九月上浣忽  
得余弟蓮西惡耗遂以中輟壬辰孟夏予將北遊坊友固  
請行世計其已刻尚不及三之一于是倉卒編次凡胸中  
愛好之章暨名人得意之製多所遺漏均俟二集彙刊識  
者尚鑒其為未成之書勿用為詬厲也則幸甚

琅函閣詩集序代新城王大司寇作

昔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平生千萬篇金薤垂  
琳琅夫琳之為玉昭昭矣獨琅之為物也許氏以為似珠  
而考之符瑞圖則又曰玉有光景者嗚呼珠耶玉耶如李  
杜者取其文章而函之視之則離離其有光也聽之則其  
音清越以長也如是而名其函曰琳則真琳焉耳矣名其  
函曰琅則真琅焉耳矣予非能辨玉者而世之懷珍抱璞  
者多相率而聚予之廬以待予之剖而琢之礪而錯之曰  
此薛卞之門也噫抑誤矣夫子之為技也砮砮焉耳而其  
性顧樂得世之珍怪瓌瑰之寶聚而觀之故雖朝夕侍輦



下。暇。則。與。學。士。大。夫。觴。酒。賦。詩。闡。題。分。韻。迭。唱。迭。和。以。鼓。吹。休。明。時。顧。有。並。轡。肩。隨。而。至。至。則。揮。毫。伸。紙。大。珠。小。珠。紛。紛。落。玉。盤。使。見。者。或。以。為。連。珠。或。以。為。合。璧。者。則。涇。陽。二。劉。君。也。長。君。西。谷。次。君。仲。濱。先。後。皆。為。玉。堂。中。人。二。劉。之。名。固。已。照。耀。人。寰。光。輝。百。仞。海。內。之。士。其。想。望。二。劉。之。丰。采。者。真。不。啻。天。上。珍。希。世。寶。矣。予。每。讀。二。劉。之。文。輒。起。而。嘆。曰。夫。懸。黎。結。綠。不。生。于。碭。礪。之。圃。玳。瑁。珣。不。生。于。硤。碯。之。場。二。君。之。所。從。來。有。漸。矣。既。而。二。君。果。奉。一。匱。以。來。望。之。則。晶。晶。瑩。瑩。光。彩。四。射。亟。發。函。而。視。之。則。其。尊。公。推。菴。先。生。之。琅。函。詩。集。也。予。受。而。讀。之。則。又。起。而。嘆。曰。琅。

琅。乎。哉。奈。何。其。函。之。耶。函。之。者。是。韞。玉。于。石。而。藏。珠。于。淵。也。是。集。也。使。其。剖。而。獻。之。以。懸。諸。清。廟。明。堂。之。間。則。琅。琅。乎。可。以。奪。夜。光。之。魄。可。以。增。明。月。之。輝。可。以。失。隋。侯。之。照。可。以。媿。趙。璧。之。妍。可。以。使。弘。璧。琬。琰。潛。其。光。可。以。使。天。球。大。玉。掩。其。耀。奈。何。其。函。之。耶。雖。然。先。生。亦。烏。得。而。函。之。哉。其。在。禹。貢。曰。厥。貢。球。琳。琅。玕。釋。之。者。曰。球。琳。可。以。為。圭。璋。琅。玕。可。以。飾。冠。冕。如。先。生。者。真。盛。世。之。冠。冕。矣。其。亦。烏。得。而。函。之。哉。方。先。生。之。守。臨。汾。也。其。溫。潤。而。澤。也。曰。先。生。仁。也。其。縝。密。以。栗。也。曰。先。生。知。也。其。廉。而。不。劓。也。曰。先。生。義。也。其。乎。尹。旁。達。也。曰。先。生。信。也。當。是。時。也。臨。汾。之。人。已。無。



不知先生之爲世所寶貴矣。其亦爲得而函之哉。乃名是集而獨有取于函者。何居。曰。今之世。按劍相盼者。比比矣。亦惟是匱十重而韞之中。十襲而珍之。重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翡翠。盛以縹囊。編以緗帙。縮以牙籤。欲啟函而視之。則三薰三沐而後從事。非然者。寧善而藏之。不以示人。夫是以函之也。云爾。噫。意深哉。乃予讀先生詩。輒想其人。儻亦冰姿綽約者。欵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觀斯集也。君子哉。我其念之矣。

琅函二字妙義。風生使讀者想見玉山上人也。

題周策銘太史鳴玉溪集

晉史謝康樂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登躡當其出守永嘉郡。有名山水。肆意遊遨。遍歷諸縣。動踰旬朔。所至輒爲詩咏。論者惜其搜竒獨失。雁蕩及觀康樂集中。如遊赤石。登綠嶂。以及華子岡。斤竹澗。江中孤嶼。石壁精舍。諸詩。不過十餘首。而于華蓋仙巖。丹霞白雲。諸山。皆不與。甌江龍湫。象蒲梅溪。諸水。又皆不與。以予觀之。則其所失者。當不獨雁蕩也。即康樂遊名山志。所載石帆。破石。神子溪。桂林頂。皆未嘗爲一詩。以紀之。亦甚可恠矣。古婁周策銘先生。性嗜山水。弱冠即往來京師。遍歷名山大



澤○以○求○天○下○之○奇○聞○壯○觀○比○成○進○士○直○史○館○其○間○飽○山○水○  
之○樂○者○蓋○已○十○餘○年○往○往○一○吐○其○胸○中○之○奇○發○為○歌○咏○則○  
山○崖○川○谷○之○靈○皆○陳○于○目○前○客○歲○孟○冬○先○生○遊○諸○暨○間○踰○  
九○溪○探○五○洩○所○遇○一○山○一○水○一○峰○一○石○一○溪○一○洞○輒○為○一○  
詩○又○復○綴○以○小○序○數○語○無○不○瑣○瑣○細○列○其○辭○約○而○該○麗○而○  
旨○其○詩○峭○而○幽○工○而○潔○直○使○山○水○之○性○情○名○狀○一○一○皆○懸○  
于○作○者○之○手○寄○于○讀○者○之○目○共○得○詩○二○十○九○首○序○二○十○二○  
首○計○其○地○不○過○一○縣○計○其○時○不○踰○三○旬○而○先○生○之○詩○多○且○  
工○如○是○以○視○夫○康○樂○之○守○永嘉○在○郡○一○周○者○其○優○絀○何○如○  
也○先○生○排○次○之○餘○又○繼○以○自○錢○塘○以○下○所○咏○十○九○首○共○為○

一○編○名○曰○鳴○玉○溪○集○壬○午○春○先○生○過○廣○陵○出○是○編○以○示○予○  
予○受○而○讀○之○髣○髴○置○我○于○五○洩○九○溪○間○讀○之○而○卒○神○情○恟○  
恍○時○已○漏○下○三○鼓○忽○忽○隱○几○而○寐○夢○先○生○與○予○乘○一○小○舟○  
自○邗○關○掛○帆○直○抵○諸○暨○然○後○繫○舡○登○岬○過○青○口○入○九○溪○遍○  
歷○五○洩○諸○名○勝○則○見○夫○峭○者○直○者○橫○者○側○者○蟠○者○窟○者○陡○  
者○立○者○蜿○者○蜒○者○銳○者○險○者○懸○者○撐○者○窪○者○深○者○溪○而○鳴○  
者○濤○而○噴○者○山○而○屏○者○石○而○夔○者○老○而○禿○者○秀○而○童○者○皆○  
一○一○如○先○生○所○云○予○因○與○先○生○相○視○而○笑○曰○先○生○不○予○欺○  
哉○既○笑○而○寤○則○一○燈○熒○熒○求○所○為○五○洩○九○溪○者○皆○不○可○得○  
獨○先○生○鳴○玉○溪○集○一○卷○歸○然○存○我○几○案○間○也○因○援○筆○而○書○



金東山文集  
卷之六  
之時三月之七日。

李存齋先生花隱軒詩序

廬陵先生云詩之作也窮而後工存齋先生達也非窮也雖然必以窮爲先生諱是不知先生者苟從乎世俗以觀當代之所稱富貴豪華無如先生孰謂先生窮先生文定公元孫也狀元苗裔宰相宗支加以宗伯嗣興八座代傳聲施閎闕之盛不可謂窮先生都諫公嫡孫也起於司李訖於廷尉其翊戴之忠貞亮之節光於海寓輝於奕世不可謂窮先生總憲公冢嗣也烏臺望顯柏府聲威學士十年司空三載翩翩膝下公子名都不可謂窮然此猶先世之遺澤也若夫終賈妙齡早魁京兆淡墨總標聲傳日下



鴻文既播價重洛陽當此之時窮歟達歟甫踰疆仕染翰  
鳳池向彤廷而近日躋黃閣以披風詞成紅藥之篇名噪  
紫薇之禁當此之時窮歟達歟年近服官剖封符竹試相  
如於夜郎天顯千古之奇才使韋臯於南詔人建非常之  
偉伐當此之時窮歟達歟由斯以談則語先生以窮未有  
不掩口而笑者也雖然是豈知先生者哉予少游都憲夫  
子之門得追從先生竊見其文章之超邁氣度之豪舉直  
有推倒一世之概令其及時奮翮以上接文定衣鉢繩繩  
相繼豈不盛與乃公車十上抱璞無門夫以此絕倫軼群  
之才居屢世顯要之地門生故舊幾半天下使其少自貶

捐何難一得顧以世俗苟且之爲深用媿恥寧屈首就中  
翰盡瘁王家晨入暮出奉職唯謹辛勤數稔並不獲內調  
而有滇南之役雖由此陟大吏晉台階以霖雨天下蒼生  
固自易易而乃域於一郡驥足未伸回視九重君門萬里  
三十年來困頓怵鬱曾不得少遂其志可不謂窮歟且家  
雖世胄而先代所留遺者自 御賜之翰墨器玩以及故  
園花石秘藏書史外亦別無長物而先生少即耽情文囿  
雅好詩書絕不知有貴介氣凡鮮衣怒馬歌兒舞女之習  
濁世之所艷稱而爭效者一皆鄙棄而不屑蹈惟閭鄙二  
三知己及四方名賢士夫詩筒文社相與唱酬往往宴集



於庭則出其器具皆舊家之法物而不勝摩娑也味其飲食皆內造之法饌而不勝醉飽也以故游其門者但知其爲世家大族驚歎愛慕以爲世所希有而起視當世之所爲富貴豪華者固自萬萬不逮遂不復知先生之窮而先生亦不自以爲窮也大抵先生富于品望窮于逢迎貴於門第窮于勢利豪於性情窮於夤緣華于文章窮於遇合蓋先生之詩不以窮而工窮亦工也先生之才與品不以詩顯詩亦顯也且即先生之詩亦異夫世之所爲詩者讀其閨門諸詩使人孝子仁人之心油然而生讀其仕宦諸詩使人忠君愛國之心油然而生讀其感物懷人諸詩使

人忠厚悱惻之心油然而生要其所擔荷甚大而其志甚深遠者皆可於詩得之也豈僅逸客騷人寄託於草木蟲魚之感歎已哉是故讀先生詩可以知先生而知先生者正不得徒執詩以求先生如求聖俞者之必於詩也且聖俞以蔭補先生雖膺前人之蔭而獨自振拔以孝廉名於時海內稱先達者已歷有年所矣則先生之窮亦異乎世俗之所爲窮而要不能以窮爲先生諱且爲先生誣也雖他日陟大吏首台階以承元老之勲可謂達矣而今日之詩則未嘗不以窮而益工也信哉廬陵之說爲不可易已於是乎序



公長平秋

當限未嘗不以讓而益王也計將對新之端然不可見日

昨日過大吏首台謂以本天身之官言曰隨其其否今日

公之於公也公之於公也公之於公也公之於公也

報端以備先之於公也公之於公也公之於公也

命以備公之主地也公之於公也公之於公也公之於公也

五不勝其哀也公之於公也公之於公也公之於公也

公之於公也公之於公也公之於公也公之於公也

然盡其言也公之於公也公之於公也公之於公也

入息則相與之公之於公也公之於公也公之於公也

宿草吟序

余弟蓮西以己丑夏五從毘陵董先生挂帆西征行至玉山忽罹疔疾比歷西江沉緜日甚迄於八月二日竟至不諱嗚呼昔獻之之亡也微之爲登床撫琴彈不成聲遂一慟而絕今余之後死也亦已久矣乃日月迅邁溢忽之間已匝一周余客豫章署中不能臨風一奠時至悲來慘不自勝大來三世兄亦復愴然傷懷特賦二絕以致其悲悼之意適董先生方歲校南昌駐節省會署中諸名士畢集浸浸乎比於建安之盛皆爲各和二章予受而錄之哀然成帙華亭溯崙張兄余弟同年爰也復以排句跋其後余



伏惟記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今諸君子之所以  
哭余弟者亦何其哀音繚繞涕淚之痕溢於楮墨是可知  
諸君子之篤於朋好者幾出乎古人之上亦可知余弟歿  
世之後猶能使諸君子之惓惓於心忤鬱沉吟反覆追悼  
而不能已者固必有所以不忘者在也因名其集曰宿草  
吟云庚寅八月嗟季軒主人金門詔收淚書

滇黔總制西林鄂夫子六十壽序

代諸同門友作

粵自夫子總制滇黔歲歷三載時屆仲春恭值覽揆之辰  
羣門弟子曲跪堂前磬折帳外許生希孔請一言為壽諸  
生咸遜謝曰夫子福德至脩勲烈至鴻雖有巧歷莫紀其  
數吾儕不文之詞何足頌揚萬一希孔曰不然干黍之精  
釀而為酒干狐之腋集而為裘請試言之各為夫子進一  
觥希孔乃奉觴而進曰滇黔僻在邊方四時氣候多偏少  
正多濁少清夏鮮暑雨冬無凝雪自夫子總制滇黔本中  
和之性宣清明之氣宰制萬端經緯造化而一種愛育羣  
生之意時若家人父子訓誨叮嚀每遇春耕時親行勸農



多方獎賞歲時則蠲給貧民嚴寒則開廠賑粥老弱孤獨則親詣普濟堂撫恤噢咻以至感召天和四時之氣各得其正順其令雨足千疇雪深數尺是歲皆大有民慶屢豐嘉禾遍野肇自籍田迄蠻寨一莖數穗同穎雙岐者所在皆是天人協應萬物咸和此夫子之輔相天時也願請為滇黔父老進一觥於是陳生莫讓奉觴而進曰滇黔嶺高箐深土曠民稀川澤不通舟車不達貿遷艱難貨物居積以致不務生殖地瘠民貧室多懸磬自夫子總制滇黔相度水利導之疏通招集農民勸之墾闢捐金數千首倡以開稻田請帑數萬改站以通車路將使物產漸豐商賈遠至不獨便行李之往來實以籌富庶之根本此夫子之財成地利也再請為滇黔父老進一觥於是趙生繩武奉觴而進曰滇黔苗獠雜居蠶食生民為害已久如滇省之霑益土酋安於蕃鎮沅土酋刀瀚者樂土酋刀聯斗或兇悍倍常或貪庸日甚附近漢彝日不聊生以及威遠哀牢之獠黑擺彝茶山孟養之窩泥獠獠出没江外棲無定所劫殺為常毫無顧忌黔省則苗種尤繁蔓延日衆所在生苗寨連數百地亘千里聚集漢奸勾通川販燒殺擄掠歲無虛日昔人之澄清邊境者動輒提師數萬支糧數省縱克有成得不償失自夫子示以德威先聲遠震下車數月不



動聲色擒安於蕃置州牧擒刀瀚置郡首擒刀聯斗置縣  
令改舊霑益為宣威州改者樂甸為恩樂縣各收地數百  
寨不費一弦拓地數千里至若平獯黑剽窩泥擒千數百  
人戮渠魁赦脅從其孟養等處尤為深險此明大司寇王  
驥與沐晟沐昂等先後領兵各十數萬建功封爵之地首  
部嘗驚嘆以為自古漢人無到此者今夫子遣一旅偏師  
過孟養數百里皆嚮化而滇省邊疆自此永寧矣黔省之  
害仲苗尤甚長寨谷隆關以及者貢打壤老軍壘等處明  
知羣奸嘯聚無敢過問夫子嚴飭將士密示機宜星持令  
箭刻期並進遂克成功復奉

命親履其地羣苗蒲伏跪迎傾心投順者數百寨殲其首惡十  
數人餘則悉行安插貸牛種給米鹽無不懷德畏威舉踵  
恐後凡安順鎮寧定番廣順各路生苗從不知有王化者  
莫不聞風願附版圖編戶輸租比于齊民至今絡繹于道  
而黔省邊疆自此永寧矣此夫子之補拯人事也更請為  
滇黔父老進一觥於是祁生秉衡奉觴而進曰滇黔去京  
師萬里天高聽遠官斯土者視為傳舍不問民生不親庶  
務故風氣敗壞日趨凋敝自夫子總制滇黔文教既揆武  
功咸奮大小羣僚咸懷忠良貪者廉惰者勤徵輸有義足  
國賦尤不朘民生出入有經給公家亦不累私室賢才者



必受

殊知廉能者必邀上賞下至一才必錄一技必庸小青必諭以自新大過必嚴以叅罰溷濁之習既無所容因循之風洽然丕變官方既清官箴以肅願請為滇黔文武屬僚進一觥於是劉生騰鯤奉觴而進曰滇黔風氣靡弱士夫之家鮮聞大道不競氣節巧者阿諛為能樸者倨傲成性以故當事罕為加敬少所矜式其幸列賢書者南宮一蹶不復再赴而側名庠序者皆以謀生為急稀克向上自夫子總制滇黔士大夫敦禮讓飭廉隅咸以不獲造門墻為恥及禮闈期近首先捐俸數千緡倡率羣僚每一舉子各給公車費約五十貫俾得往來裕如是科第進士者滇省十人黔省六人號稱極盛適遇

特恩

旋得謁選或就教職並登仕版者復數十人又以書院為儲才地乃大課通省士子選其文藝精通者送院讀書給以膏火比及秋試凡列優等者代輸卷資又親詣貢院查看號舍設立條規凡卷燭飲食坐卧之事無不計慮精詳甚至每號設席一床每場增粥一食給以臘肉果餅芽茶佐以小菜籌畫既周又戒以精潔雖父兄之愛子弟有不逮也是科由書院售者六人試優等售者數十人夫子所以造就人才者尤未之前聞願請為滇黔縉紳先生博士



弟子進一觥於是李生希舜奉觴而進曰滇黔營伍不整  
器械不齊將不知兵兵不習戰餉多扣剋糧多虛冒自夫  
子總制滇黔體恤有方訓練有法虛糧則令其子弟補充  
戰陣則就其家優恤克敵有功必邀議叙觸鋒冒刃必受  
旌庸每營賞賚士盡沾恩到處懽呼人皆挾纊故一遇與  
師踴躍百倍宜其所向披靡無不尅日奏功也願請為虎  
賁將士進一觥希孔復揖而進颺言於衆曰夫子總制滇  
黔之功諸君聞其略矣抑知夫子之功有不止於滇黔者  
諸君其亦能言之乎於是竇生容奉觴而進曰竊聞東川  
者川之附郡也烏蒙鎮雄者川之外府也維西阿墩奔子  
欄者川之番地也雖均隸川疆而去川遼遠彞性獷悍時  
肆梟張川省文武莫可誰何

上以川省諸邊境非夫子不能制其已附者悉令歸滇其未附  
者亦令相機剿撫於是維西等處委員查勘安營設汛  
以制諸番親往東川規畫疆界以制苗獠烏蒙鎮雄則互  
相唇齒擾亂邊民乃調兵三千裹糧半月不及兼旬蕩平  
兩府溯其兇燄則自周秦以來盤踞巖險相沿至今一朝  
剪滅永除邊患罔不懽忻願請為川省父老進一觥於是  
劉生曰從奉觴而進曰竊聞粵之士酋曰岑氏者相傳岑  
彭之後竄伏蠻荒據土自雄與黔接壤其地有江厥名紅



水因上下流分南北江江南隸粵江北跨黔世為民患昔王文成提師數萬僅平一田州岑猛而旋服旋叛子姓蔓延流毒益橫泗城土府岑映宸尤為驕悍

上以粵省諸邊境亦非夫子不能制乃令粵西自撫提以下咸受節制議者皆以首素跳梁雖連三省之兵不足撲滅初首越江而北日陳兵飲馬簡士連營以耀威武及聞夫子至忽捲甲韜戈繫組自縛叩首馬前賫印以獻并其子弟及部下亭長無不稽顙歸罪懇請存祀乃念其先世曾有微勞故以其土歸流而以其弟武舉岑映翰請

賜冠帶以守邱墓割江北七百里地歸黔改安籠為府以新地為州而以江南地歸粵復為粵添設右江一鎮粵之邊患亦從此永息願請為粵父老進一觥於是楊生世昌奉觴而進曰竊聞有天柱者楚之巖邑也五開銅鼓平溪清浪者楚之四衛也亦皆以羣苗雜居難以馴伏

上又以楚省諸邊境非夫子不能制乃以天柱屬黔之黎平郡以五開衛為開泰縣以銅鼓衛為錦屏縣亦屬黎平以平溪衛為清溪縣以清浪衛為玉屏縣屬黔之思州郡其地皆各種生苗互相蟠踞有謬冲花苗者尤負嵎恃險界連三省白晝剽掠蹤之不可入捕之不能出楚索則遁黔黔索則逃粵一寨為倡眾寨為和以至楚疆不寧黔疆不輯



夫子乃咨會兩省嚴飭文武深搗賊巢遍搜賊衆并乘機借勢招撫各寨延及黎平都勻之八萬古州鎮遠之九股生苗各皆嚮化不獨黔邊永靖楚疆亦安願請為楚父老進一觥希孔復揖而進颺言于衆曰川蜀楚粵雖為隣境皆內地也夫子更有功施異域澤及外藩者諸君亦能言之乎於是楊生德霈奉觴而進曰竊聞開化之南二百四十里厥惟交趾沿及明季交人私侵遂越有八十里及聖祖初曆小陵內訌復越有四十里僻在蠻荒鮮有問者前制府高公按志清疆當歸入一百二十里地安南王黎維禔上表懇請而夫子適來制滇遂奉

命重勘乃以鉛廠山河為界僅歸入四十里其八十里失之前明仍請

上賜之

制曰可并令自今安南表奏悉由滇毋聽由粵復

勅諭安南王誕告懷柔之意時安南土目黃文綏者以由滇至竟不接受開化鎮南君天祥即欲討之夫子曰土目賤吏耳何得輒受

勅書上聞國王禮也輒加討焉國王其又何知子姑待之用飭我守者毋增一兵毋多一言乃上章陳狀復寓書以告於粵東西督撫提軍諸公曰其為我告諭交王敢抗

天子



天子命乎不知懷德且以賈怨是自取咎也其速受如禮則已不則我與子帥四省之兵以臨之交不旋踵矣王不足念與國人何尤復密以趣軍門郝公巡視交邊輕車減從以至守者驚呼曰軍門至矣循行既遍如不經意乃并與開化鎮同旋省於是交人大恐乃使人來偵之飭守者故縱之入閱如也徑達滇省見五營兩協之兵日洗鉛試砲盡作踊躍用兵狀使者適還告急交人滋懼乃遣指揮陳德厚扣關求接

勅書守者察其非由國王來辭曰待大員至指揮馳報王王遣工部侍郎阮仲意翰林院待制阮逢時悚惶待罪自陳其

恭順狀迎受咸如禮并械土目返隨肅東悔過後上章謝罪適

上遣天使杭任二公至將詣安南問焉先令由滇詢夫子以取進止夫子具以其事聞兩天使遂留滇而安南之事以定向非夫子謨慮早定則勞十萬之師不為衆支數年之餉不為多交趾一隅空其國不足恤而占城老撾緬蟒諸境盡騷然矣願請為諸異域外藩進一觥希孔曰若此者亦皆夫子總制滇黔時事也諸君亦知夫子之德澤在江南者請一言之可乎僉曰願聞之希孔復奉觴而進曰往者希孔隨夫子侍吳門親見吳中士民皆親若慈父畏若神



明去吳之日沿途供張或扁舟及徒步送至數百里外涕泣別者日千萬人既去之後爭構造書院建立牌坊過其地者未嘗不流涕云昨歲復密陳江南水利也願請為吳父老進一觥諸門弟子皆懽然而笑希孔曰未也竊聞

聖天子有言曰鄂某公忠體國其辦理之事陳奏之言悉本至誠愷切之心以為事君之道此等純臣求之史冊亦不多覩又曰只此一尋常奏謝本章字字露一派至誠愷切令朕動神覽焉其忠愛之心實古大臣之所難得內外大臣

當法之願請為內外大臣進一觥於是諸生成奉觴而進希孔曰木也竊聞滇省大臣間嘗有荷

君賜者輒以為異數數十年來不數見也今夫子蒞任甫踰二稔

君恩疊至月以為常甚至一月之中或再至且三四至以希孔所聞

賜御書福字者三賜聯者三賜匾者一賜石刻者四賜龍衮者一賜世爵者再賜晉階者四賜秘書者再賜尚方衣冠裘幣文房珍玩食物車馬者不可勝紀今登其堂瞻其額則曰誠悃宣猷也大哉



王言盛德積中光輝發外夫子有馬瞻其聯則曰歲歲平安節  
年年如意春此君臣相悅祝詞也又曰體國公忠股肱膺  
重寄憲邦文武梁棟得純臣此明良喜起慶詞也又曰化  
日山川秀芳春歲月長此為滇黔山川幸幸其得吾夫子  
俾同遊化日而樂其歲月之舒長慶之至亦祝之至也且  
聞

萬壽時大宴諸王大臣以夫子未得與

上乃取御筵肴果親嘗之盡徹宴以賜夫子以吾

聖主眷遇之隆吾夫子與吾師母福德之盛已得丈夫子五兩  
膺世爵將來之鵬飛鳳起者因皆盛世之梁棟

熙朝之肱股也願請為

聖天子進一觥於是諸生咸奉觴而進同跪而言曰大哉大哉  
此足以壽吾夫子矣公也忠也純也皆一誠而已誠則可  
以格天而況於

君父乎書曰天壽平格夫子之謂也夫請序而書之



族姪宗浩社倉條陳議序

生民之大患莫急於歲凶莫烈於火焚莫慘於水溺此三者皆在上者之所宜日夜憂勞而思預爲之備者也士君子讀聖賢書則必心聖賢之心欲立立欲達達不必其在高位也雖伏處里閭而心之所嚮苟有濟於民物即見之施行斯可質之聖賢而無媿使得行其志以大展其所欲爲則經濟出焉學問顯焉蒼生安焉封疆奠焉於以建勲立業垂名當代夫亦奚難余家溯自先稔侯日磾公以忠孝顯嗣是子孫咸以忠孝世其家其旌爲尚義表爲義門者蓋世世不乏矣余少承庭訓習見先君子太史幼常公



暨先季父鄉賢聖鄰公皆自做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  
凡有裨於世者力所能爲罔有不爲力所不能爲者亦必  
倡率同好以共爲之建有存古堂規模宏敞以爲倡義勸  
善之所日要月會歲以爲常所全活者不知其幾予不肖  
徒賫志以老數十年來宦遊四方無論家居在外凡有濟  
於民物者無不竭蹶從事所愧力有不逮而贊襄當事鼓  
舞鄉邦者亦罔不既厥心也每遇士夫好行其德者輒不  
惜揄揚贊美以風世人丁卯仲春送胞姪甲之任桂林甲  
既西行予乃遲留吳越間遍覽名山佳水之勝留西湖者  
月餘留虎邱者旬餘吳中族姓聚廬而居者甚多族姪宗

浩字清遠讀書樂道士也傾其家資與郡之名賢共倡義  
舉每念郡多荒歉國家蠲租賜賑仁政頻多但災出倉猝  
恩未及下逮而仰屋者已衆清遠曰是非建立義倉不可  
又以金閭南北兩濠闔闐稠密衢巷湫溢每遇火災居人  
貨物盡付灰燼之中無所逃避清遠曰是非多開水術不  
可於是以此二事創爲規條陳之當事當事羣躍然曰是  
真仁人之用心也大中丞陳公大受聞而噐之乃以此二  
事俱屬之清遠清遠首捐重資以倡諸善務於社倉則購  
地建宇初則積千餘石漸至萬石日積月累陳陳相因雖  
有水澇旱荒之災可永免鵠面鳩形之嘆矣于水術則買



房毀屋疏衢通道火焰一發各路擔水者齊至不旋踵而滅殊勝於曲突徙薪之計可永免焦頭爛額之憂矣清遠在吳無善不爲此二端尤其大者功竣之日陳大中丞刊碑勒石銘以不朽大抵清遠行事多本之家學其尊公幼衡大兄天性樂善于鄉里尤加敦篤休寧城外舊有汶溪橋爲海陽要津日久傾圮工繁費重殊以爲艱幼衡先生集諸同人鳩貲鉅萬開山伐石躬親建造觸霜冒雪不避嚴寒晨夕無間落成之後既堅且好不惟往來利涉而文風日以大盛從此掇巍科者數倍於前至今行人德之士林尤艷稱之以故清遠守其家法舉措裕如蓋悉有本源云余見其人並讀其所爲詩清雅絕俗有儒者風已心賞之及觀于恤災禦患諸事見無不爲爲無不勇且爲之而無不周詳盡善非能心聖賢之心願學爲聖賢之事者其能若是哉向令其得志行道其所以濟民利物者又當何如也予故嘉其尚義殊能不愧吾祖風舉其父子所行三事之大者以爲族人告於是喜而敘之昔

乾隆十二年歲次丁卯夏五月朔旦愚叔門詔書







